

三侠五义



[清]石玉昆◎著

话说宋朝自陈桥兵变，众将立太祖为君，江山一统，相传至太宗，又至真宗，四海升平，万民乐业，真是风调雨顺，君正臣良。一日，早朝，文武班齐，有西台御史兼钦天监文彦博出班奏道：“臣夜观天象，见天狗星犯阙，恐于储君不利。恭绘形图一张，谨呈御览。”承奉接过去，陈于御案之上。天子看罢，笑曰：“朕观此图，虽则是上天垂象，但朕并无储君，有何不利之处？卿且归班，朕自有道理。”早期已毕，众臣皆散。转向宫内，真宗闷闷不久，暗自忖道：“自御妻薨后，正宫之位久虚，幸有李、刘二妃现今俱各有娠，难道上天垂象就应于她二人身上不成？”才要宣召二妃见驾，谁想二妃不宜而至，参见已毕，跪而奏曰：“今日乃中秋佳节，妾妃等已将酒宴预备在御厨之内，特请圣驾今夕赏月，作个不夜之欢。”天子大喜，即同二妃来到园中，但见秋色萧萧，花香馥馥，又搭着金风瑟瑟，不禁心旷神怡。真宗玩赏，进了宝殿，归了御座，李、刘二妃陪侍。宫娥献茶已毕，大多道：“今日文彦博具奏，他道现时天狗星犯阙，主储君不利。朕愚乏嗣，且喜二妃俱各有孕，不知将来谁先谁后，是男是女。上天既然垂兆，朕赐汝二人各一内藏九曲珠，一犯，再朕有金九一对，内藏九曲珠于一颗，系上皇所赐，无价之宝。朕幼时随身佩带，如今每人各赐一枚，将妃子等姓名宫名刻在上面，随身佩带。”李、刘二妃听了，望上谢恩。太子监陈林拿到尚宝监，立时刻字去了。这里二位妃子安席进酒。登时鼓乐迭奏，彩戏俱陈，皇家富贵自不必说。



三侠五义

古興將
陝水說

[清]石玉昆◎著

[illegible]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侠五义/(清)石玉昆 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ISBN 978-7-204-09805-7

I. 三… II. 石… III. 侠义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5768 号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三侠五义

(清)石玉昆 著

责任编辑 志鹏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22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805-7/I·2077
定 价 19.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三侠五义

三
侠
五
义



目 录

第一回	设阴谋临产换太子 奋侠义替死救皇娘	001
第二回	奎星兆梦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难	005
第三回	金龙寺英雄初救难 随逸村狐狸三报恩	009
第四回	除妖魅包文正联姻 受皇恩定远县赴任	013
第五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乌盆诉苦别古鸣冤	017
第六回	罢官职逢义士高僧 应龙图审冤魂怨鬼	022
第七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 收公孙策密访奸人	025
第八回	救义仆除凶铁仙观 访疑案缚线七里村	028
第九回	断奇冤奏参封学士 造御刑查赈赴陈州	031
第十回	买猪首书生遭横祸 扮化子勇士获贼人	034
第十一回	审叶肝儿包公断案 遇杨婆子侠客挥金	037
第十二回	展义士巧换藏春酒 庞奸侯设计软红堂	040
第十三回	安平镇五鼠单行义 苗家寨双侠对分金	042
第十四回	小包兴偷试游仙枕 勇熊飞助擒安乐侯	045



三侠五义

第十五回	斩庞昱初试龙头铡 遇国母晚宿天齐庙	047
第十六回	学士怀忠假言认母 夫人尽孝祈露医睛	050
第十七回	开封府总管参包相 南清宫太后认狄妃	053
第十八回	奏沉疴仁宗认国母 宣密诏良相审郭槐	056
第十九回	巧取供单郭槐受戮 明颁诏旨李后还宫	059
第二十回	受冤魔忠良遭大难 杀妖道豪杰立奇功	062
第二十一回	擲人头南侠惊侯党 除邪祟学士审虔婆	064
第二十二回	金銮殿包相参太师 耀武楼南侠封护卫	066
第二十三回	洪义赠金夫妻遭变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069
第二十四回	受乱棍范状元疯癫 贪多杯屈胡子丧命	071
第二十五回	白氏还魂阳差阴错 屈申附体醉死梦生	074
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贤愚立判 鉴貌辨色男女不分	077
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梦古镜还魂 仲禹抡元熊飞祭祖	079
第二十八回	许约期湖亭欣慨助 探底细酒肆巧相逢	081
第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铺偷郑新 展熊飞湖亭会周老	084
第三十回	济弱扶倾资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请南侠	086
第三十一回	展熊飞比剑定良姻 钻天鼠吞鱼甘赔罪	089
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仆颜生赴考 晚逢豪士金容扬言	092
第三十三回	真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试颜查散	094
第三十四回	定兰谱颜生识英雄 看鱼书柳老嫌豪士	097
第三十五回	柳老頼婚狼心难测 冯生联句狗屁不通	100



三侠五义

第三十六回	园内赠金丫鬟丧命 厅前盗尸恶仆忘恩	102
第三十七回	小姐还魂牛儿遭报 幼童侍主侠士挥金	104
第三十八回	替主鸣冤拦舆告状 因朋涉险寄柬留刀	107
第三十九回	铡斩君渐书生开罪 石惊赵虎侠客争锋	110
第四十回	思寻盟弟遣使三雄 欲盗赃金纠合五义	112
第四十一回	忠烈题诗郭安丧命 开封奉旨赵虎乔妆	115
第四十二回	以假为真误拿要犯 将差就错巧讯赃金	117
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污羊脂玉杪 太师口臭美妾身亡	119
第四十四回	花神庙英雄救难女 开封府众义露真名	122
第四十五回	义释卢方史丹抵命 误伤马汉涂庆遭擒	125
第四十六回	设谋诬药气走韩彰 遭兴济笏欣逢赵庆	127
第四十七回	错递呈权奸施毒计 巧结案公子辨奇冤	129
第四十八回	访奸人假公子正法 贬侯党真义士面君	132
第四十九回	金殿试艺三鼠封官 佛门递呈双鸟告状	134
第五十回	泐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宝	137
第五十一回	寻猛虎双雄陷深坑 获凶徒三贼归平邑	139
第五十二回	感恩情许婚方老丈 投书信多亏宁婆娘	143
第五十三回	蒋义士二上翠云峰 展南侠初到陷空岛	146
第五十四回	通天窟南侠逢郭老 芦花荡北岸获胡奇	149
第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蛳杆 设机谋夜投蚯蚓岭	152
第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离通天窟 获三宝惊走白玉堂	155



第五十七回	独龙桥盟兄擒义弟 开封府包相保贤豪	158
第五十八回	锦毛鼠龙楼封护卫 邓九如饭店遇恩星	161
第五十九回	倪生赏银包兴进县 金令赠马九如来京	164
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马刚 丁兆兰无心遇莽汉	167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饮酒逢土棍 卞家遭偷银惊恶徒	170
第六十二回	遇拐带松林救巧姐 寻奸淫铁岭战花冲	172
第六十三回	救莽汉暗刺吴道成 寻盟兄巧逢桑花镇	175
第六十四回	论前情感化泐地鼠 观古迹游赏诛龙桥	178
第六十五回	北侠探奇毫无情趣 花蝶随迹别有心机	181
第六十六回	盗珠灯花蝶遭擒获 救恶贼张华窃负逃	183
第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敌邓车 蒋泽长桥下擒花蝶	186
第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双侠饯行静修测字	189
第六十九回	杜雍谋读侍妾调奸 秦昌赔罪丫环丧命	191
第七十回	秦员外无辞甘认罪 金琴堂有计立明冤	194
第七十一回	杨芳怀忠彼此见礼 继祖尽孝母子相逢	197
第七十二回	认明师学艺招贤馆 查恶棍私访霸王庄	200
第七十三回	恶姚成识破旧伙计 美绛贞私放新黄堂	203
第七十四回	淫方貂误救朱烈女 贪贺豹狭逢紫髯伯	206
第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难 黑妖狐牢内暗杀奸	210
第七十六回	割帐绦北侠擒恶霸 对莲瓣太守定良缘	212
第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师 白护卫乔妆逢侠客	215



三侠五义

第七十八回	紫髯伯艺高服五鼠 白玉堂气短拜双侠	219
第七十九回	智公予定计盗珠冠 裴老仆改装扮难叟	222
第八十回	假作工泖河挖泥土 认方向高树捉猴猕	225
第八十一回	盗泖冠文托丁兆蕙 拦相轿出首马朝贤	228
第八十二回	试泖刑小侠经初审 遵钦命内宦会五堂	231
第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灵性巧 真脏实犯理短情屈	234
第八十四回	复原职倪继祖成亲 观水灾白玉堂捉怪	237
第八十五回	公孙策探水遇毛生 蒋泽长沿湖逢邬寇	240
第八十六回	按图治水父子加封 好酒贪杯叔侄会面	244
第八十七回	为知己三雄访沙龙 因救人四义撇艾虎	246
第八十八回	抢鱼夺酒小弟拜兄 谈文论诗老翁择婿	249
第八十九回	魁锦笺暗藏白玉钗 痴佳蕙遗失紫金坠	252
第九十回	避严亲牡丹投何令 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254
第九十一回	死里生千金认张立 苦中乐小侠服史云	258
第九十二回	小侠挥金贪杯大醉 老鸹抢雉惹祸着伤	261
第九十三回	辞绿鸭渔猎同合伙 归卧虎姊妹共谈心	264
第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寻师觅父 小人得志断义绝情	267
第九十五回	暗昧人偏遭暗昧害 豪侠客每动豪侠心	270
第九十六回	连升店差没拿书生 翠芳塘县官验醉鬼	272
第九十七回	长沙府施俊纳丫鬟 黑狼山金辉逢盗寇	275
第九十八回	沙龙遭困母女重逢 智化运筹弟兄奋勇	278



第九十九回	见牡丹金辉深后梅 提艾虎焦赤践府會	280
第一百回	探形踪王府遭刺客 赶道路酒楼问书童	284
第一百零一回	两个千金真假已辨 一双刺客妍媸自分	286
第一百零二回	锦毛鼠初探冲霄樓 黑妖狐重到鋼网陣	289
第一百零三回	邀接府气走白玉堂 逆水泉搜求黄金印	292
第一百零四回	教村妇刘立保泄机 遇豪杰陈起望探信	294
第一百零五回	三探冲霄玉堂遭害 一封印信赵鼎担惊	297
第一百零六回	公孙先生假扮按院 神手大圣暗中计谋	300
第一百零七回	愣涂庆拜求展熊飞 病蒋平指引陈起望	303
第一百零八回	图财害命旅店營生 相女配夫閨閣本分	305
第一百零九回	骗豪杰贪婪一万两 作媒妁认识二千金	308
第一百一十回	陷御猫剿城入水面 救三鼠盜骨上峰头	311
第一百一十一回	定日盜誓逢场作戏 先期祝寿改扮乔妝	314
第一百一十二回	招贤纳士准其投誠 合意同心何妨結拜	317
第一百一十三回	钟太保貼书招賢士 蒋澤長冒雨訪寒朋	320
第一百一十四回	忍饥挨饿进庙杀僧 少水无茶开门揖盜	323
第一百一十五回	随意戏耍智服柳青 有心提防交結姜鉞	326
第一百一十六回	計出万全根其容易 算失一着甚是为难	329
第一百一十七回	智公子负伤遣儿女 武伯南逃难遇豺狼	332
第一百一十八回	除奸淫错投大木场 救急困赶奔神树崗	335
第一百一十九回	神树崗小俠救幼子 陈起望众义服英雄	337
第一百二十回	安定軍山同归大道 功成湖北别有收緣	340



第一回

设阴谋临产换太子 奋侠义替死救皇娘

诗曰：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天下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

话说宋朝自陈桥兵变，众将立太祖为君，江山一统。相传至太宗，又至真宗，四海升平，万民乐业，真是风调雨顺，君正臣良。一日早朝，文武班齐，有西台御史兼钦天监文彦博出班奏道：“臣夜观天象，见天狗星犯阙，恐于储君不利。恭绘形图一张，谨呈御览。”承奉接过，陈于御案之上。天子看罢，笑曰：“朕观此图，虽则是上天垂像，但朕并无储君，有何不利之处？卿且归班，朕自有道理。”早期已毕，众臣皆散。

转向宫内，真宗闷闷不乐，暗自付道：“自御妻死后，正宫之位久虚，幸有李、刘二妃，现今俱各有娠，难道上天垂像就应于她二人身上不成？”才要宣召二妃见驾，谁想二妃不宣而至，参见已毕，跪而奏曰：“今日乃中秋佳节，妾妃等已将酒宴预备在御园内，特请圣驾今夕赏月，作个不夜之欢。”天子大喜，同二妃来到园中，但见秋色萧萧，花香馥馥，又搭着金风瑟瑟，不禁心旷神怡。真宗玩赏，进了宝殿，归了御座，李、刘二妃陪侍。

宫娥献茶已毕，天子道：“今日文彦博具奏，道现时天狗星犯阙，主储君不利。朕虽乏嗣，且喜二妃俱各有孕，不知将来谁先谁后，是男是女。上天既然垂兆，朕赐汝二人玉玺、龙袱各一个，镇压天狗冲犯；再朕有金丸一对，内藏九曲珠子一颗，系上皇所赐，无价之宝，朕幼时随身佩带。如今每人各赐一枚，将妃子等姓名宫名刻在上面，随身佩带。”李、刘二妃望上谢恩。天子即将金丸解下，命太监陈琳拿到尚宝监，立时刻字。

二妃妃子吩咐摆酒，登时鼓乐迭奏，彩戏俱陈，皇家富贵自不必说。到了晚间，皓月当空，照得满园如同白昼，君妃快乐，共赏冰轮，星斗齐辉，情景交错。天子饮至半酣，见陈琳手捧金丸跪呈御前。天子细看，见金丸上一个刻着“玉宸宫李妃”，一个刻着“金华宫刘妃”，镌得甚是精巧。天子即赏二妃，二妃跪领，钦遵佩带后，每人又各献金爵三杯，天子一连饮了，不觉大醉，哈哈大笑，道：“二妃子如有生太子者，立为正宫。”二妃又谢了恩。

天子酒后说了此话不知紧要，谁知生出无限风波。你道为何？皆出刘妃心地不良，久怀嫉妒，今闻此言，惟恐李妃生下太子立了正宫；自那日归宫后，便与总管都堂郭槐暗暗设谋定计，要害李妃。谁知有个宫人名唤寇珠，乃刘妃承御宫人。此女虽是刘妃心腹，却为人正直，见刘妃与郭槐计议，好生不乐，从此各处留神。

单言郭槐奉了刘妃之命，派了心腹亲随找守喜婆尤氏。这守喜婆屁滚尿流，又把自己男



人托付郭槐，也做了添喜郎。一日，郭槐与尤氏密密商议，将刘妃要害李妃之事细细告诉。奸婆听了，始而为难。郭槐道：“若能办成，你便有无穷富贵。”婆子满心欢喜，眉头一皱，对郭槐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郭槐闻听，连说：“妙！妙！真能办成，将来刘妃生下太子，你有不世之功！”又嘱咐临期不要误事，并给了些东西。婆子欢喜而去。郭槐进宫回明此事，刘妃欢喜无限，专等临期行事。

光阴迅速，不觉到了三月，圣驾至玉宸宫看视李妃。当下闲谈，忽想起明日乃南清宫八千岁的寿辰，特派首领陈琳往御园办理果品，来日与八千岁祝寿。陈琳奉旨去后，李妃双眉紧蹙，一时腹痛难禁。天子着惊，知要分娩，立刻起驾出宫，急召刘妃带守喜婆前来守喜。刘妃奉旨，先往玉宸宫去了。郭槐忙告诉尤氏。尤氏早备办停当，双手捧定大盒，交付郭槐，同至玉宸宫。

你道此盒内是什么？原来就是二人定的奸计，将狸猫剥去皮毛，血淋淋，光油油，认不出是何妖物，好生难看！二人来至玉宸宫内，别人以为盒内是吃食之物，哪知其中就里？恰好李妃临蓐，刚然分娩，一时血晕，人事不知。刘妃、郭槐、尤氏做就活局，趁忙乱将狸猫换出太子，仍用大盒将太子就龙袍包装，抱出玉宸宫，竟奔金华宫而来。刘妃即唤寇珠提藤篮暗藏太子，叫她到销金亭用裙绦勒死，丢在金水桥下。寇珠不敢不应，惟恐派了别人更为不妥，只得提篮出凤右门，至昭德门外，直奔销金亭，打开藤篮，抱出太子。且喜龙袱包裹，安然无恙。抱在怀中，心中暗想：“圣上半世乏嗣，好容易李妃产生太子，偏遇奸妃设计陷害。我若将太子谋死，天良何在？莫若抱着太子一同赴河，尽我一点忠心。”刚出销金亭，只见那边来了一人，抽身隔窗细看。见一个公公打扮的人踏过引仙桥，手中抱定宫盒，紫罗袍绣立蟒，粉底乌靴，胸悬一挂念珠，项左斜插拂尘儿，生的白面皮，精神好，双目神光。寇承御暗暗念佛：“得此人来，太子有救了！”原来此人就是素怀忠义的首领陈琳，奉旨到御园采办果品，手捧金丝砌就龙妆盒，迎面而来；一见寇宫人怀抱小儿，细问情由。寇珠将始末根由说了。陈琳吃惊不小，见有龙袱为证，与她商议，将太子装入盒内，刚刚盛得下。偏偏太子啼哭，二人暗暗祷告，祝赞已毕，哭声顿止。二人暗暗念佛，保佑太子平安无事；又望空叩首罢，寇宫人急忙回宫。

陈琳手捧妆盒，一腔忠义，不顾死生，直往禁门而来。才转过桥，走至禁门，郭槐拦住：“往那里去？刘娘娘宣你，有话面问。”陈公公只得随往进宫，将妆盒放在一旁，朝上跪倒，口尊：“娘娘，小奴陈琳参见，不知有何懿旨？”刘妃一言不发，手托茶杯，慢慢吃茶，半晌方问：“陈琳，你提这盒子往哪里去？上有皇封，是何缘故？”陈琳奏道：“奉旨前往御园采办果品，与南清宫八大王上寿，故有皇封封定。非小奴擅敢自专。”刘妃听了，瞧瞧妆盒，又看看陈琳，又说：“里面可有夹带？从实说来！倘有虚伪，你吃罪不起。”陈琳把生死付于度外，将心一横，不但怕，反从容答道：“并无夹带。娘娘若是不信，请去皇封，当面开看！”说着就要去揭皇封。刘妃连忙拦住：“既是皇封封定，谁敢私行开看！难道你不知规矩？”陈琳叩头说：“不敢！”刘妃沉吟半晌，因明日果是八千岁寿辰，便说：“既是如此，去吧！”陈琳手提盒子才待转身，忽听刘妃说：“转来！”陈琳只得转身。刘妃又将陈琳打量一番，见他面上颜色丝毫不漏，方缓缓说道：“去吧！”陈琳这才出宫。

陈琳出了禁门，直奔南清宫，传唤道：“旨意到。”八千岁接旨入内殿，将盒供奉上面行礼。因陈琳是奉旨钦差，才要赐座，只见陈琳泪流满面，双膝跪倒。八千岁惊疑不止，忙问何



故。陈琳目视左右。贤王心内明白，吩咐回避。陈琳见没人，便将情由细述一遍。八千岁问：“你怎知道必是太子？”陈琳说：“现有龙袱包定。”贤王忙将妆盒打开，抱出太子一看，果有龙袱；此时太子“哇”的一声，痛哭不止，仿佛诉苦一般。贤王爷忙抱入内室，并叫陈琳随入，见了狄娘娘，将原由说了。大家商议，将太子暂寄南清宫抚养，候朝廷诸事安顿后，再做道理。陈琳告别，回朝复命。

刘妃将李妃产妖孽奏明圣上。天子大怒，贬李妃入冷宫下院，加封刘妃为玉宸宫贵妃。李妃受此不白之冤，无处申诉。幸喜冷宫总管姓秦名凤，为人忠诚，素与郭槐不睦，料此事必有奸谋；今见李妃如此，好生不忍，向前百般安慰，又吩咐小太监余忠好生服侍。谁知余忠更有奇处，他的面貌酷肖李妃的玉容，素来做事豪侠，为他人奋不顾身，因此秦凤更加疼他，虽是师徒，情如父子。他见娘娘受此苦楚，恨不能以身代之，每欲设计救出，只是想不出法子，只得罢了。

且说刘妃暗暗重赏郭槐与尤氏，并叫尤氏守自己的喜。到了十月满足，恰恰也产了一位太子，奏明圣上。天子大喜，即将刘妃立为正宫，颁行天下。从此人人皆知国母是刘后，待郭槐犹如开国元勋，尤氏就为掌院，寇珠为主宫承御。大家清闲无事。

谁想乐极生悲，过了六年，刘后所生之子竟至得病，一命呜呼。圣上大痛，自叹半世乏嗣，好容易得了太子，偏又夭亡，焉有不心疼？因伤心过度，竟连日未能视朝。这日八千岁进宫问安，天子召见。奏对之下，赐座闲谈，问及世子几人，年纪若干。八千岁一一奏对，说至三世子，恰与刘后所生之子岁数相仿。天子龙颜大悦，立刻召进见驾；一见世子，不由大喜，更怪的是形容态度与自己分毫不差，因此一乐，病就好了，即传旨将三世子承嗣，封为东宫守缺太子；传旨叫陈琳带往东宫参见刘后，并往各宫看视。陈琳领旨，引着太子，先到昭阳正院朝见刘后，启奏说：“圣上将八千岁之三世子封为东宫太子，命小奴引来朝见。”太子行礼毕。刘后见太子生的酷肖天子模样，心内暗暗诧异。陈琳又奏还要到各宫看视。刘后说：“既如此，你就引去；快来见我，还有话说话呢！”陈琳随把太子引往各宫去。

路过冷宫，陈琳向太子说：“这是冷宫，李娘娘因生妖物，被圣上贬入此宫。若说这位娘娘，是最贤德。”太子听生妖物，有几分不信。这太子乃一代帝王，如何信这怪异之事？可也断想不在自己身上，便要进去看视。恰好秦凤走出宫来，先参见太子，转身进宫奏明李娘娘，不多时出来说：“请太子进宫。”陈琳一同引进。见了娘娘，太子不由泪流满面。陈琳





急将太子引出，仍回正宫。

刘后在宫中闷坐细想，忽见太子面有泪痕进宫，追问啼哭之故。太子不敢隐瞒，说：“适从冷宫经过，见李娘娘形容憔悴，心实不忍，还求母后遇便在父王跟前解劝，使脱沉埋，以慰孩儿凄惨之忧。”刘后闻听心惊，假意搀起，口中夸赞：“好个仁德的殿下！只管放心，我得便就说。”太子仍随陈琳上东宫去了。

太子去后，刘后哪里丢得下此事，暗想：“适才太子进宫，猛见就有些李妃形景。何至见李妃后就在哀家跟前求情？事有可疑。莫非六年前叫寇珠抱出宫去，并未勒死，不曾丢在金水桥下？”又转想：“那年陈琳手提妆盒从御园而来，难道寇珠擅敢将太子交与陈琳，携带出去不成？要明白此事，须拷问寇珠这贱人！”越想愈觉可疑，即将寇珠唤来，剥去衣服，细细拷问，与当初言语一字不差。刘后更觉恼怒，召陈琳当面对证，也无异词。刘后心想：“何不以毒攻毒，叫陈琳掌刑追问。若二人做事，叫一人受苦，焉有不说的道理！”便命陈琳掌刑，拷问寇珠。刘后虽如此心毒，哪知寇珠横了心。可怜她柔弱身躯，只打得身无完肤，也无一字招承。正在难分难解，有圣旨来宣陈琳。刘后惟恐露了马脚，只得打发陈琳去了。寇官人见了陈琳已去，自思：“刘后必不干休，与其零碎受苦，莫若寻个自尽。”因此触槛而死。刘后吩咐将尸抬出，寇珠心腹小官人偷偷埋在玉宸宫后。刘后无故打死宫人，不敢启奏，也不敢追究；但不得真情，其妒愈深，转恨李妃，悄与郭槐商议，密访李妃嫌隙，必置之死地方休。

也是合当有事，李妃见太子，每日伤感，秦凤暗将此事奏明。李妃如梦方醒，欢喜不尽，每夜烧香，祈保太子平安。被奸人访着，暗在天子前启奏：“李妃心下怨恨，每夜降香诅咒，心怀不善，情实难宥。”天子大怒，即赐白绫七尺，立时赐死。有人将信暗透冷宫。秦凤胆裂魂飞，忙奏知李娘娘，李娘娘登时昏迷不醒。正在忙乱，余忠赶至面前，说道：“事不宜迟！快将娘娘衣服脱下，与奴婢穿了。奴婢情愿自身替死。”李妃苏醒，哽气倒噎，如何说得出口？余忠不容分说，自己摘下花帽，扯去网巾，将发散开，挽了一个绺儿；又将自己衣服脱下，放在一旁，只求娘娘早将衣服赐下。秦凤见他如此忠烈，只得横心在旁催促更衣。李妃不得已将衣脱下，与他换了，哭道：“你二人是我大恩人了！”秦凤不敢耽延，忙将李妃移至下房，装作余忠卧病在床。刚收拾完了，圣旨已到，钦派孟彩娥验看。秦凤迎出，让至偏殿暂坐，道：“俟娘娘归天后，请贵人验看就是了。”孟彩娥一来年轻，不敢细看；二来感念李妃素日恩德，如今遭此凶事，心中悲惨，如何想得到是别人替死呢。不多时，报道：“娘娘已经归天，请贵人验看。”孟彩娥早已泪流满面，哪还忍心近前细看，便道：“我回复圣旨去了！”于是按礼埋葬。

此事已毕，秦凤回明余忠病卧不起。郭槐原与秦公公不睦，今闻余忠患病，又去了秦凤膀臂，正中机关，便不容他调养，立刻逐出为民。秦凤将假余忠抬出，派心腹人役送至陈州家内去了。

从此秦凤踽踽凉凉，凄凄惨惨，时常思念徒儿死得可怜可敬，又恐李娘娘在家中受委屈。这晚正在伤心，本宫四面火起。秦凤知是郭槐之计，一要斩草除根，二是公报私仇，想：“我纵然逃出性命，也难免失火之罪。莫若自焚，省得与他做对。”于是秦凤烧死在冷宫之内。此火果是郭槐所放，刘后与郭槐安心乐意，以为再无后患。就是太子也不知其中详细，谁也不敢泄漏。陈琳奉旨钦派督管东宫，总理一切，闲杂人等不准擅入。陈琳却是八千岁在天子面前保举的，从此太平无事。仁宗的事已叙明，暂且搁起，后文自有交代。



第二回

奎星兆梦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难

话说包公降生，自离娘胎，受了多少折磨，较比仁宗，坎坷更加百倍，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之说。闲言少叙，单表江南庐州府合肥县内有个包家村，住着一位包员外，名怀，家富田多，骡马成群，为人乐善好施，安分守己，人人称他“包善人”，又曰“包百万”。包怀原是谨慎之人，既有百万之称，自恐担当不起。他又难以拦阻众人，只得将包家村改为包村，一是自己谦和，二免财主名头。院君周氏。夫妻二人皆四旬以外，所生二子，长名包山，娶妻王氏，生了一子，尚未满月；次名包海，娶妻李氏，尚无儿女。他弟兄二人虽是一母同胞，却大不相同：大爷包山忠厚老诚，正直无私，恰恰娶了王氏，也是个好人；二爷包海尖酸刻薄，奸险阴毒，偏偏娶了李氏，也是心地不端。亏得老员外治家有法，规范严肃，又喜大爷凡事宽和，诸般逊让兄弟，叫二爷说不出话来；就是妯娌之间，王氏也是从容和蔼，在小婢前毫不较量。李氏虽是刁悍，却也难以施展。因此一家尚为和睦，每日大家欢欢喜喜。父子兄弟春种秋收，务农为业，虽非诗书门第，却是勤俭人家。

不意老院君周氏安人年已四旬开外，忽然怀孕。员外并不乐意，终日忧愁。这是什么意思？老来得子是快乐，包员外为何不乐？只因夫妻皆年近五旬，已有二儿，皆娶媳生子，如今安人又养起儿女。再者院君偌大年纪，今又生产，未免受伤；何况乳哺三年，更觉辛劳，如何禁得起？因此每日忧烦，闷闷不乐，竟是时刻不能忘怀。这正是家遇吉祥反不乐，时逢喜事顿添愁。

且说包员外终日闷闷，这日独坐书斋，不觉双目困倦，伏几而卧。朦胧之际，只见半空中祥云缭绕，瑞气飘飘，红光一闪，面前落下个怪物，头生双角，青面红发，巨口獠牙，左手拿一银锭，右手执一朱笔，跳舞着奔落前来。员外大叫一声，醒来却是一梦，心中尚觉乱跳。正自出神，丫鬟掀帘入报：“员外大喜！方才安人产生一位公子，奴婢特来禀知。”员外倒抽一口凉气，惊疑不止；怔了多时，叹道：“罢了罢了！家门不幸，生此妖邪，真是冤家！”忙立起身，一步一咳，来至后院看视；幸安人无恙，略问几句，连小孩也不瞧，回身仍往书房。这里服侍安人的、包裹小孩的，殷实之家自然俱是便当。

单说包海之妻李氏回到自己房中，见包海坐着发呆。李氏道：“好好儿‘二一添作五’的家当，如今弄成‘三一三十一’了。你到底想个主意呀！”包海答道：“我正为此发愁。方才老当家的将我叫到书房，告诉我梦见青脸红发怪物从空中下，把老当家的吓醒，谁知就生了此子。细细想来，必是咱们地里西瓜成精。”李氏撺掇道：“这还了得？留在家内，必做妖孽！古书上说，妖精入门家败人亡的多着呢！何不趁早儿告诉老当家的，将他抛在荒郊野外，岂不省了担心？就是家私，也省‘三一三十一’了，一举两得！你想好不好？”这妇人说得包海如梦初醒，忙起身来到书房，对员外把话说了一遍，只不提家私。员外正因此烦恼，一闻包海



之言，恰合了念头，连声说好：“此事就交付于你，快快办去！将来你母亲若问，就说落地不多时便死了。”包海领命，回身来至卧室，托言公子已死，忙抱出用茶叶簍装好，携至锦屏山后，见一坑深草，将簍子放下，取出小儿。草丛里有绿光一闪，原来是只猛虎眼光射将出来。包海魂不附体，连尿都吓出来了，连簍带小孩统同抛弃，抽身跑将回来，气喘吁吁，不顾回禀员外，跑到自己房中，倒在炕上连说：“吓死我也！”李氏问：“你这等见神见鬼，不是妖精做了孽？”包海定定神答道：“厉害厉害！”一五一十说与李氏道：“你说可怕不可怕？只是那茶叶簍没拿回来。”李氏笑道：“真是整簍洒油，满地捡芝麻——大处不算小处算咧！一个簍能值几何？一份家私省了，岂不乐么！”包海笑嘻嘻道：“果然表壮不如里壮，这事多亏贤妻主意。那孩子此时管保叫虎扒拉咧！”

谁知二人屋内说话，窗外有耳，恰遇贤人王氏从此经过听去，忙回屋中，细想此事好生残忍，又急又疼，不觉落泪。大爷包山从外边进来，见此光景便问情由。王氏将此事一一说知。包山道：“原有这等事？不要紧，锦屏山不过五六里地，待我前去看看。”说罢出房去了。王氏自丈夫去后，担惊害怕，惟恐猛虎伤人，又恐找不着三弟，心中委决不下。

且言包山急忙奔到锦屏山后，果见一片深草。四下找寻，只见茶叶簍子横躺在地，却无三弟。大爷着忙，连说：“不好，大约被虎吃了！”又往前走了数步，只见一片草俱各倒卧在地，足有一尺多厚，上爬着个黑漆漆、亮油油、赤条条的小儿。大爷满心欢喜，忙打开衣服，将小儿抱起揣在怀内，转身竟奔家来，悄悄归到自己屋内。

王氏正在盼望，见丈夫回来，又抱了三弟回来，喜不自胜，忙将衣襟解开，接过包公，以胸膛偎抱。谁知包公到了贤人怀内，天生聪明，将头乱拱，仿佛要乳吃；贤人将乳头放在包公口内，慢慢喂哺。包山在旁与贤人商议：“如今虽将三弟救回，但我房中忽有两个小孩，别人看见岂不生疑？”贤人道：“莫若将自己才满月的儿另寄别处，寻人抚养，妾身单乳哺三弟，岂不两全！”包山大喜，便将自己孩儿偷偷抱出，寄于他处喂养。可巧本村乡民张得禄，因妻子刚生一子，未满月死了，正值乳旺之时，得了包山之子，好生欢喜。这也是大爷夫妻一点至诚品格，故有此机会；李氏陷害包公，将来也必有报应。

春去冬来，转瞬过了六个年头，包公已到七岁，总以兄嫂呼为父母，起名就叫“黑子”。最怪的是，从小至七岁未曾哭过，也未曾笑过。每日里丧着个小脸儿，不言不语，人家逗他，他也不理。因此人人皆嫌，除了包山夫妻百般护侍外，人皆没有爱他的。

一日，乃周氏安人生辰，不请外客，自家宴。王氏贤人带黑子与婆婆拜寿。只见包黑跑到安人跟前，双膝跪倒，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把安人喜得眉开眼笑，将他抱在怀中，说道：“曾记六年前产生一子，正在昏迷之时，不知怎么落地死了。若是活着，也与他一般大了。”王氏见旁边无人，忙跪倒禀道：“求婆婆恕媳妇胆大之罪。此子便是婆婆所生！媳妇恐婆婆年迈，乳食不足，担不得乳哺操劳，故将此子暗暗抱至自己屋内抚养，不敢明言。今因婆婆问及，不敢不以实情禀告。”贤人并不提李氏夫妻陷害一节。周氏老安人忙将贤人扶起，说道：“如此说来，吾儿多亏媳妇抚养，又免我劳心，真是天下第一贤德人。但只一件，我那小孙孙现在何处？”王氏禀道：“现在别处喂养。”安人立刻叫将小孙孙领来，面貌虽然不同，身量却不甚分别；急将员外请至，大家言明此事。员外心中虽乐，然而想起从前情事对不住安人，如今事已如此，也无可奈何。

从此包黑认过他父母，改称包山夫妻仍为兄嫂。安人年老惜子，百般珍爱，改名“三



黑”。又有包山夫妻照应，各处留神，纵然包海夫妇暗算，也是不能凑手。转眼又过二年，包公到了九岁，包海夫妇心心念念要害包公。

这日包海家，便在员外眼前谗言：“咱们庄户人总以勤俭为本，不宜游荡。将来闲得好吃懒做，如何使得？现今三黑九岁了，该叫他跟庄村牧童或是咱家老周的儿子长保儿，学习牧放牛羊，一来学本事，二来也不吃闲饭。”一片话说得员外心活，便与安人说明，犹如三黑天天闲逛一般。安人应允，嘱长工老周加意照料。老周又嘱咐长保儿：“天天出去牧放牛羊，好好儿哄着三官人玩耍。”因此三公子每日同长保去牧放牛羊，或在村外，或在河边，或在锦屏山畔，总不过离村五六里之遥，再不肯远去。

一日，驱逐牛羊至锦屏山鹤头峰下，见一片青草，将牛羊就在此处牧放，乡中牧童彼此玩耍。独有包公一人或观山水，或在林下席地而坐，或在山环之中枕石而眠，却是无精打采，仿佛心有所思。正在山环之中石上歇息，只见阴云四合，雷闪交加，知必有大雨，忙立起身，跑至山窝古庙。才走至殿内，忽喇喇霹雳一声，风雨骤至。包公在供桌前盘膝端坐，忽觉背后有人一搂，将腰抱住。包公回头看时，却是一个女子，羞容满面，其惊怕之态令人可怜。包公暗想：“不知谁家女子从此经过？看她光景想来是怕雷。慢说此柔弱女子，就是我三黑闻此雷声也觉胆寒。”索性将衣服展开，遮护女子。外边雷声愈急，不离顶门。约有两三刻的工夫，雨声渐小，雷始止声。不多时云散天晴，日已夕晖，回头看时，不见了那女子；心中纳闷，走出庙来，找着长保驱赶牛羊。

刚到村头，服侍二嫂的丫鬟秋香手托一碟油饼，说道：“这是二奶奶给三官人做的点心。”包公说：“替我给嫂嫂道谢。”拿起要吃，不觉手指一麻，将饼落在地下；才待要捡，来了条癞犬，竟自衔饼去了。长保在旁说：“可惜一张油饼，却被它吃了！这是我家癞犬，等我去赶回来。”包公拦住道：“它既衔去，纵然拿回也吃不得了。咱们交代牛羊要紧。”说着来到老周屋内。长保将牛羊赶入圈中，只听他在院内嚷道：“不好了！怎么癞狗七孔流血了？”老周同包公出得院来，只见犬倒在地，七窍流血。老周诧异道：“此犬乃服毒而死！不知它吃了什么？”长保在旁插言：“刚才二奶奶叫秋香送饼与三官人吃，失手落地，被咱们癞狗吃了。”老周闻听，心下明白，请三官人来至屋内，暗暗嘱咐：“以后二奶奶给的吃食务要留神！”包公不但信，反倒嗔怪他离间叔嫂不和，赌气别老周回家，好生气闷。

过了几天，秋香来请，说二奶奶有要紧的事。包公随她至二嫂屋内。李氏满面笑容，说秋香昨日到后园，忽听古井内有人说话，在井口往下一看，不想把金簪掉落井中，恐怕安人见怪。若叫别人打捞，井口又小，下不去，又恐声张出来。没奈何，叫她急请三官人来。三叔身量小，下井将金簪摸出，免得嫂嫂受责。不知三叔肯下井去么？”包公道：“不打紧！待我下去给嫂嫂摸出就是。”于是李氏呼秋香拿绳子，同包公来到后园井边。包公将绳拴在腰间，手扶井口，叫李氏同秋香慢慢放松；刚系到多一半，只听上面说：“不好，揪不住了！”包公觉得绳子一松，身如败絮，噗通一声落在井底。且喜枯井无水，却未摔着，心中方才明白，暗思：“怪不得老周叫我留神，原来二嫂嫂果有害我之心。只是如今既落井中，别人又不知道，却如何出得去呢？”

正在闷闷之际，忽见前面光明一闪。包公不知何物，暗忖：“莫非果有金钗？”向前一扑，并未扑着，光明又往前去。包公诧异，又往前赶，越扑越远，再也扑它不着；心中焦躁，满面汗流，连说：“怪事怪事！井内如何有许多路径呢？”不免尽力追去，看是何物。扑赶一里之遥，



忽然光儿不动。包公急忙向前扑住，看时却是古镜一面；翻转细看，黑暗之处再也瞧不出来，只觉冷气森森，透人心胆。正看之间，忽见前面明亮，忙将古镜揣起，爬出看时，乃是场院后墙以外地沟，自思：“原来我们后园枯井竟与此道相通。不要管他，幸喜脱出枯井，且自回家便了。”

走到家中，好生气闷。自己坐着，无处发泄，走到王氏贤人屋内，撅着嘴发怔。贤人问：“老三从何处而来？为着何事这等没好气？莫不有人欺负你了？”包公说：“嫂嫂，并无别人欺我。皆因秋香说二嫂嫂叫我，赶着去见，谁知他叫我摸簪！”于是将赚入枯井之事说了一回。王氏心中又难受，又无可奈何，只得解劝安慰，嘱咐以后处处留神。包公连连称是，说着从怀中掏出古镜交与王氏，说是从暗中得来，叫嫂嫂好好收藏，不可失落。

包公去后，贤人暗想：“叔叔婶婶所做之事，深谋密略，莫说三弟孩提之人难以揣度，就是我夫妻也难测其阴谋。将来倘若弄出事端如何是好！可笑他二人只为家私，却忘伦理。”正在嗟叹，大爷包山从外而入，贤人便将方才之话说了一遍。大爷连连摇首，道：“岂有此理！必是三弟淘气，误入枯井，恐怕受责，捏造出这谎言。不可听他！日后总叫他时时在这里就是，也可免许多口舌。”

大爷口虽如此，心中难受，暗思：“二弟从前做的事体我岂不知！只是我做哥哥的焉能认真？只好含糊罢了。此事若是明言，伤了手足的和气，平添妯娌疑忌。”沉吟半晌，不觉长叹，问王氏说：“我看三弟气宇不凡，行事奇异，将来不可限量。我与二弟已然耽擱，不曾读书，何不延师教训三弟？倘上天怜念，得个一官半职，一来改换门庭，二来省受赃官污吏的闷气。你道好也不好？”贤人连连称是，道：“公公之前须善为说词方好。”大爷说：“无妨，我自有道理。”

次日，大爷来见员外，道：“孩儿面见爹爹，有一事要禀。”员外问：“何事？”大爷说：“只因三黑并无营生，与其叫他终日牧羊，也学不出好来。何不请个先生教训？孩儿等自幼失学，虽后来补学一二，遇见为难帐目还有念不下去的，被人欺哄。如今请个先生，一来教三黑些书籍，二来有为难字帖，亦可向先生请教；再者三黑学会了，也可管些出入帐目。”员外闻听可管帐目，便说：“使得。但一件，不必请饱学先生，只要比咱们强些就是了，教个三年两载，认得字就行。”大爷闻听员外允了，即退出来，托乡邻延请饱学先生，必要叫三弟一举成名。

且表众乡邻闻得包百万家要请先生，谁不献勤？这个也来说，那个也来荐。谁知大爷非名儒不请。可巧隔村有一宁老先生，品行端正，学问渊深，兼有个古怪脾气，教徒弟有三不教：笨了不教；到馆只要书童一个，不许闲人出入；十年内只许先生辞馆，不许东家辞先生。有此三不教，束脩不拘多少，故此无人敢请。

包山访听明白，亲身往谒，见面叙礼。包山一见，真是好一位老先生，满面道德，品格端方，即将延请之事说明，并说：“老夫子三样规矩，其二其三小子俱是敢应的。只是恐三弟笨些，望先生善导为幸。”当下言明，即择日上馆。是日备席延请，递赞敬束脩，一切礼仪自不必说；即领包公来至书房，拜了圣人、老师。师徒一见，彼此对看，爱慕非常；并派有伴童包兴，与包公同岁，一来伺候书房茶水，二来也叫他学几个字儿。